



部分住客不想回自己房間對着四道冰冷的牆，經常在客廳流連至夜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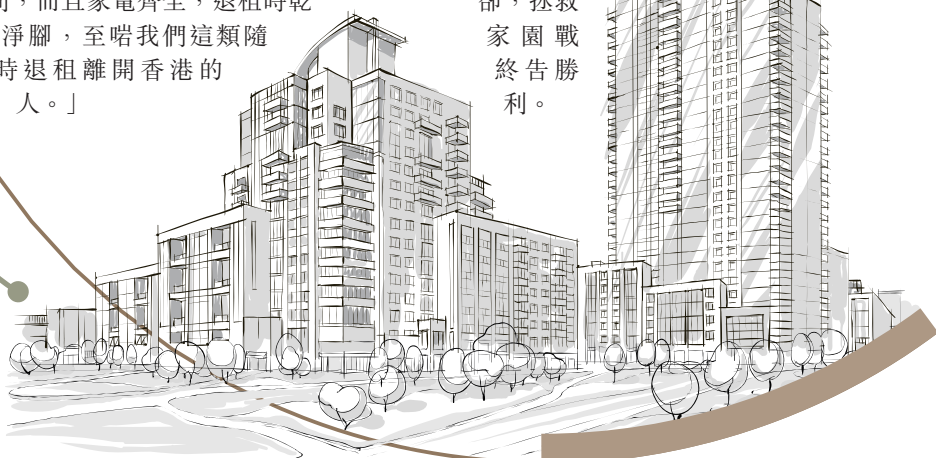
颱風無情 租客有愛

主打高格調的劏房公寓，吸引不少畢業後留港工作的留學生入住，同一屋簷下的住客猶如家人一樣恩怨難分，時而爭吵不休，時而患難見真情。畢業後在港任職攝影師的內地留學生阿寬，在公寓度過兩年的時光，是這裏的「大佬」，見證租客如流水般搬出又搬入，惟他始終留戀這裏熱鬧的氛圍，「最怕回家獨對冷冷的四道牆，哪怕這裏爭吵聲不斷，也是人氣，驅散漂泊在外的孤單感。」

為慰藉孤單感，代價卻不菲，阿寬40呎的睡房月租高達7,200元。他承認：「以這個價錢，市場上選擇多的是。」但他貪圖這裏租約靈活，可選擇一年、半年，甚至一個月的租約，迎合他過客的心態。「租金已包括水電雜費，又有女傭打掃公共空間，而且家電齊全，退租時乾手淨腳，至啱我們這類隨時退租離開香港的人。」

港漂有緣相聚公寓下，孕育出來的手足情不遜於親兄弟，「如果有難，例如外出時忘記帶鑰匙、工作遇難關、為情所困，大家都會伸出援手。」阿寬最難忘前年的十號風球「山竹」襲港，雨水沖毀走廊通向天井的門，滾滾洪水直湧入屋。

有住客用身軀擋住洪水，也有住客掏出毛巾、衣物和儲物櫃堵住門縫，其他租客則分工合作用膠盆載起雨水再倒進洗手間，渾灑臉上的是雨、是汗，還是熱淚，他們也弄不清。但眾人奮戰多時雨水仍周流不止，其中一名租客索性捲起褲管，冒雨走到天井徒手疏通排水口，發現有石頭堵塞雨水渠引起倒灌，之後眾人不顧骯髒，雙手往渠口挖，逐一把雜物清理，經過3小時上下一心的努力，洪水才退卻，拯救家園戰終告勝利。



美輪美奐的劏房公寓，住滿許多想擁有自己小天地的香港青年，也有不少來自外國和內地的過客，這兩類租客從不會視公寓是家，公寓只是中途站，甚至酒店吧。他們縱然不會為這個地方付出，但人情味就在住客們日常互動中滋潤生根，部分室友昇華至形同親人，為在人生旅途中尋覓覓的港漂，帶來點點溫暖。

文圖：香港文匯報專題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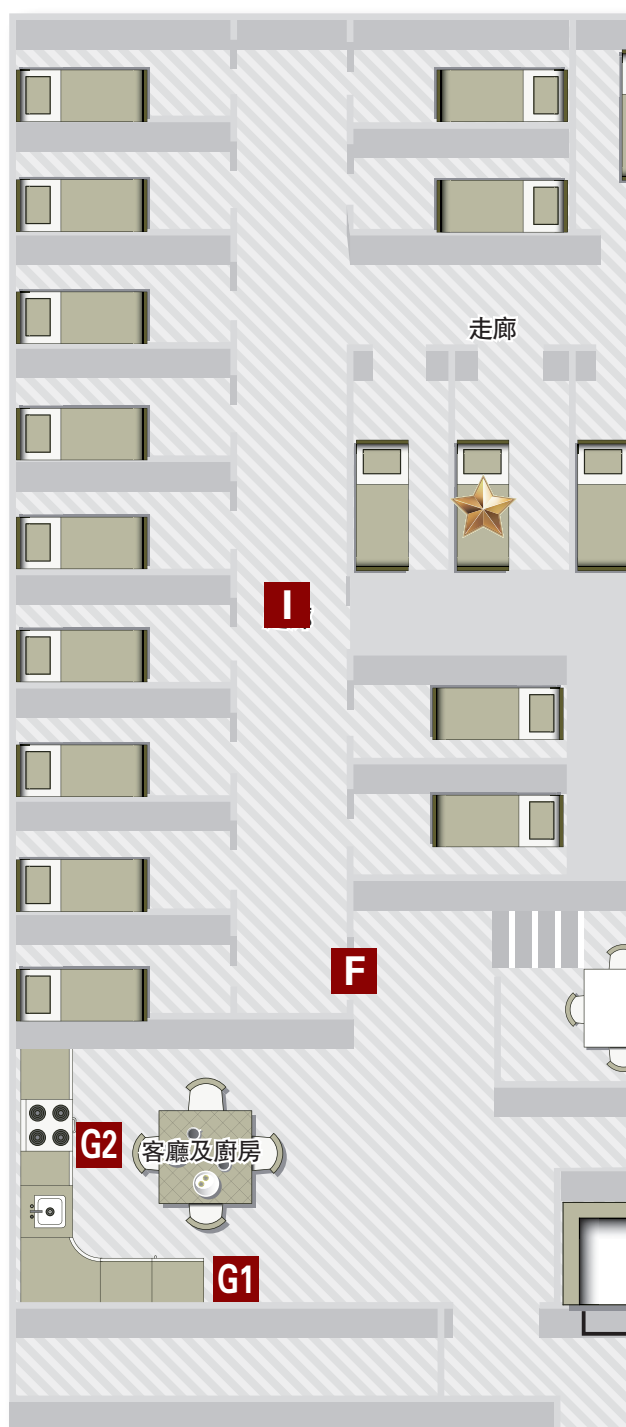
結緣同一屋簷 過客情同家人

公寓劏房

本報直擊 劏房 專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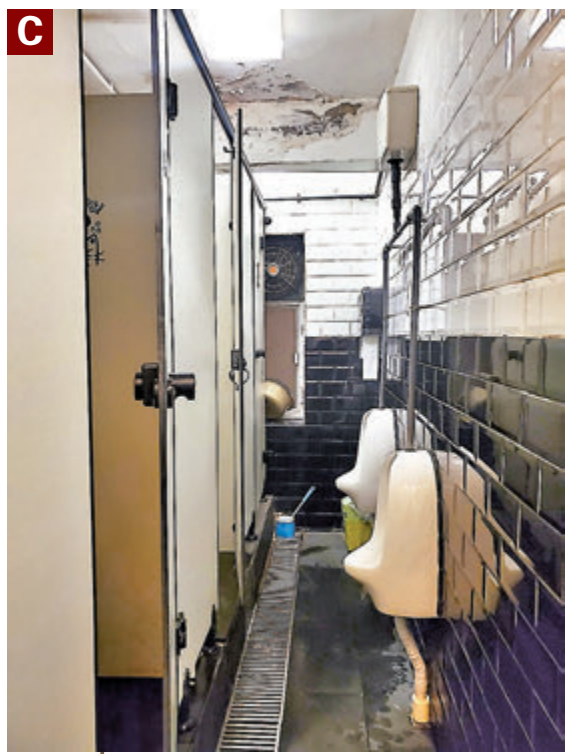


公寓裝修豪華，但住戶房間狹小，行李也須置於走廊上。



實用面積：3000呎 劏房房間：29間

★ 記者入住房間



公用廁所環境惡劣，非常狹窄。



公寓設施齊全，使用的家電都是名牌。

特稿 北漂30載回港暫住「租金離譜係咁加」

在同一屋簷下，除了港漂青年，也不乏失意港人。年過半百的成哥是其中一個例子，上世紀九十年代他放棄香港的一切，隻身北上創業，攀上事業高峰，曾擁有自家的餐廳及食品出口店，並在內地娶妻生子。惟好景不常，近年生意走下坡，老邁的母親又病危，成哥與太太毅然回到香港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，入住劏房公寓，才乍見香港屋租「癲價」驚人，「住咗3個月就加咗1,000蚊租，揪住嚟搶咩？」

待疫情結束即回穗

成哥用力擠滅手中的煙頭，深深呼吸，然後苦笑說：「都是天意，等疫情結束我就回廣州了。」北上創業近30年的成哥表示，早已視內地為自己的家，今次返港全為照顧母親，「無計喇，哥哥及姐姐每日都要搵食，唔得閒照顧，我唯有返港，因為我點樣都唔會將媽媽送到老人院終老。」隨着90歲母親早前安詳離世，成哥對香港再無留戀，只待疫情好轉就會離港。

闊別香港近30年，香港房屋問題超乎他的想像，因為成哥的積蓄不多，為了節省開支，回港初期曾租住重慶大廈的劏房單位，但半個月後因為不適應惡劣的居住環境而搬離，之後就租用該劏房公寓。由於他不能確定留港的時間，所以其租約是逐月續租，但每次更新租約，業主都趁機狂加租，40呎的房間租金加至7,500元；公寓的收費式洗衣機，由每機5元加至30元，他氣憤地說：「香港的租金離譜，業主話加就加。」

近期因為兄長與太太離婚，兄長邀請成哥夫婦到其住所暫住，他才得以走出業主狂加租的「地獄輪迴」中。



住客每天在開放式廚房準備三餐。